

# 伤手足

SHANG SHOU ZU

作家文库系列

吴克敬 散文选



西安出版社



作家文库系列

吴克敬散文选

# 伤 手 足



◎ 西安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克敬散文选：伤手足/吴克敬著.—西安：西安出版社，2009.8

（作家文库系列）

ISBN 978-7-80712-545-7

I. 吴… II. 吴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53717号

---

作家文库系列·吴克敬散文选  
伤手足

---

著 者：吴克敬

出版发行：西安出版社

社 址：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

电 话：(029) 85253740 85264440

邮政编码：710061

网 址：[www.xacbs.com](http://www.xacbs.com)

印 刷：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960mm 1/16

印 张：17

字 数：215千

版 次：2009年8月第1版

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12-545-7

定 价：32.00元

---

△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，请寄回另换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果岭学人 .....    | ( 1 )   |
| 楚狂傲步锦绣林 ..... | ( 10 )  |
| 伤手足 .....     | ( 16 )  |
| 说给孩子 .....    | ( 28 )  |
| 故乡人物 .....    | ( 31 )  |
| 车祸五记 .....    | ( 49 )  |
| 蚁民生态 .....    | ( 70 )  |
| 眼前的婚姻 .....   | ( 84 )  |
| 出名的理由 .....   | ( 107 ) |
| 不是说不 .....    | ( 120 ) |
| 长安作证 .....    | ( 127 ) |
| 我的动物朋友 .....  | ( 133 ) |
| 黄土流波 .....    | ( 148 ) |
| 水主沉浮 .....    | ( 153 ) |
| 黑灯记 .....     | ( 157 ) |
| 长桥长 .....     | ( 160 ) |
| 都是题外话 .....   | ( 166 ) |
| 结缘文学 .....    | ( 180 ) |
| 摇摇的眼泪 .....   | ( 190 ) |
| 三个老师 .....    | ( 209 ) |
| 热泪纷飞都是爱 ..... | ( 215 ) |
| 祥云梦飞神州 .....  | ( 231 ) |
| 跋 .....       | ( 266 ) |



果岭学人

# 果岭学人



对于国人而言,通常情况下,果岭还是个略显神秘的地方,换言之,也就是说,在我们国人之中,谁又能潇洒地游走在果岭之上?

毋庸讳言,能上果岭的人,自然是一些事功高标的有闲之人了。当然,还有一些别有所求的人,如我认识的几位球友,就把神秘的果岭,当作了人生的一个大课堂,他们所以游走在果岭上,健身养性是一方面,重要的是,他们在挥杆之余,还有交流,这个交流不是一般意义的,有高贵的情感融合,有深远的思想碰撞。我欣幸忝列他们之中,亦然上了果岭,与他们一起游走了几个日头,既有眼见,并有耳闻,发现他们的交流是广泛的,是有益的,那种炽热的情感,让我顿然觉悟,他们不仅是一群行业上的成功人士,更是一群心有所思、敢于担当、勇于负责的学人。于是,我就只有敬仰着他们了。





时间是去年的深秋,地点在南国的广州,几个在清华、北大和香港大学深造的人,相约来到这里,他们是陕西的陈维礼,云南的赵廷波,山西的韩六平,辽宁的桑杰男,以及广东本土的祝克明,此外,从他们一路上的念叨里,我还知道有位重庆的宋春梅,这可是名实相符的一个豪华团队了,谁的身后,都有一家甚至数家红红火火的经济实体,他们上了果岭,能只是一场风平浪静、波澜不惊的游戏吗?

显然是不能的。

我知道,认识他们是要费些眼光的。我有这个眼光吗?和他们走在一起,不到果岭上来,我是很不自信的,觉得他们的文质彬彬,他们的礼貌周全,我是不能很好地认识他们了。可是上了果岭,情况变得大不一样,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,自信我有这样的眼光,也有这样的心态,我是能够认识他们了,而且还能确定,通过认识他们,使我亦能成为他们的朋友。

挟着风、裹着电地挥杆,在高尔夫球场的发球区,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,接着又是一道,一道又一道,我举着照相机,把他们矫健优雅的身姿,凝固在我的照相机镜头里了。

此一时也,我的神思该是恍惚的、疑惑的,我照相机镜头里的他们,像是从一片竹林里走来的贤者,十分的浪漫,十分的洒脱。挥动的球杆,每完成一个漂亮撞击,我的眼前,就有一枚叫作高尔夫的白色小球,腾空而起,牵动着我的眼球,向前,向前……一直向前,向前到一片幽深的竹林呢!

竹林,那片永远葱茏碧青的竹林啊,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记忆中,最为绚丽迷人的一个去处了。

这片竹林生在中原故土的山阳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修武县西北方向,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的晋朝之初。此处偏在太行山的南面,能够生出一片竹林,该是很难得了,偏又有幸邂逅了一个叫嵇康的人,因为嵇





果岭学人

康的不平凡,这片竹林也就变得不平凡了。家在谯郡,亦今安徽省亳县的嵇康,迁居这片竹林,不知是怎样的一种机缘,我是不好猜想的,总之,他到这里来了。他这一来,像是在竹林里竖起了一面旗帜,就又引得阮籍、山涛、刘伶、阮咸、向秀、王戎都到竹林里来了。他们几个人凑到一块,不成想,就给我们的文化史凑出了一个现象,也就是我们吊在嘴上羡慕不已的魏晋风度。

而且是,他们几个人,以嵇康为代表,就在这个让人羡慕的文化史上,贴上了一幅自己的标签,亦即“竹林七贤”之所谓也。

历史已有定论,魏晋风度是一个群体现象,其中有一大群的政治家,一大群的雄辩家,一大群的阴谋家,以及一大群的文化精英。我所崇尚的“竹林七贤”,毫无疑问,都属于文化精英的范畴。他们七人中,是贵族的,就有贵族的派头;是布衣的,就有布衣的风采。而且绝不因为贵族、布衣之分,就坐不到一起来,恰恰相反,他们一开始便毫无芥蒂地坐到了一起,并且共同度过了一段蜜月般的甜美日子。如不然,也便没有了“竹林七贤”这个让后人津津乐道的群体文化现象了。

那么,让我们回顾一下“竹林七贤”,看看他们在那片竹林里,究竟是怎样地快活着了。

七人当中,是有几个豪饮者,也有几个精通音乐的。像阮籍、阮咸、刘伶等几人,就都特别好酒,见酒几乎都要醉到忘命。但他们三位的酒量都不如山涛,据说山涛一场酒喝下来,没有八斗就难过瘾。酒酣耳热之后,他们又该干什么呢?自然是要歌舞了。就像今天的好哥们,在酒楼饭店里一顿大吃大喝后,相扶相携去唱卡拉OK一样,相聚在世外桃源般的竹林里,且歌且舞了。他们都是人杰,即便不是特别精通音乐,却也是有自己的独特的一手。譬如嵇康,他是公认的弹琴大师,而阮咸不大弹琴,却被世人尊其为“神解”,也就是说,他对乐舞的感知能力,却是超乎想象的强大。发展到大唐时期,为乐舞行里人所敬慕,创制了一种





器乐,就用了阮咸的名字来命名。

竹林聚会,持续了二十年之久。我查检了一下史籍,发现从嵇康弱冠之年就开始了,先是三贤,而后五贤,最后为七贤。可以说,他们相聚在山阳的竹林里,一个一个,活得都是那样地特立独行、精彩夺目。但在今天的人看来,似乎觉得他们又有点儿放浪形骸,愤世佯狂。我想,这是不好怪罪他们的。他们所在的时代,只有自然生长的竹林,而没有如今人工化了的果岭。我这么提出问题,不是说自然生长的竹林不好,也不是说人工化的果岭就好。我想说的是,自然生长的竹林和人工化的果岭都好。当然,这个好与好是不一样的。例如果岭的好,对走到这里的人,有着许多制度上的约束,穿什么鞋,穿什么衣服,都不能由了自己,唯如此,才像一个果岭上的人。而在晋时山阳的那片竹林里,就没有这样的约束了。但这又有什么妨碍呢?因为我所认识的陈维礼、赵廷波、韩六平、桑杰男、祝克明、宋春梅他们,从灵魂和感情上是暗通着山阳旧时的那片竹林,以及竹林里的七贤的。

所以暗通,与物质没有多少关系,纯然精神意义的东西。

只说有着代表意义的嵇康吧。他可是个大有名头的人物。其父嵇昭、哥哥嵇喜,都是曹魏政权中的显赫人物,他自己呢,又生得“龙章凤质”,相貌才华都是超一流的。本指望追随父兄的足迹,也在政坛上一展身手,哪成想,不幸遭遇了司马昭的狼子野心,曹魏政权也便风雨飘摇,很是危险了。因此,他领了一份散中大夫的俸禄,钻进他家的竹林里,想要做个避世的野鹤。不知作为他家物产的那片竹林还在不在,如果幸运地保存至今,开发出来,招个商,引个资,肯定是个旅游发财的好去处。写了《水经注》的酈道元,后来到那里做过专门考察,并对那里的形胜作了专门的描写,让我知道那片竹林的确是不错,好像就在一面占地数十亩的坡上,有山泉,有小溪……中间呢,还有一块平地,摆放了石桌石凳,并且还有竹编的琴台和躺椅,以及奇形怪状的酒葫芦,胡乱地





果岭学人

挂在一旁的大榆树上。这一切是好理解的，他们竹林七贤，要喝酒，要歌舞，那样的摆设就是必须的。但是，让人不解的是，大榆树下，还盘了一个铁匠炉子，散中大夫嵇康，所得的那点儿俸禄，显然不够他们在竹林里的用度，他就只有打铁来添补了。

想来嵇康打铁的手艺还是不错的，史称其“性绝巧而好锻”。有这样的`好身手，是比家藏万贯都有用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赤日炎炎的大榆树下，向秀来帮嵇康扯风箱了，他把炉火烧得是非常旺的，铁块埋在炉膛里，一会儿烧得红透了时，嵇康便要掌着钳子夹出来，放在铁砧子上锻打了。飞溅的铁花周遭都是等着买他铁器的人。

挥舞着铁锤的嵇康，是个言语不多的人。给他扯风箱烧火的向秀，也是个默默寡言的人。其时，向秀研讨庄子入了迷，他来竹林，主要是向嵇康求教的。两个不善言语的人，把他们一片心思，仿佛全都用在打制铁器上，让嵇康家的这片竹林，透出一股莫可名状的神秘来，别人可能参悟不到什么，而他们是一定有所悟的。

有所悟时，他们就在竹林里啸叫。

这太有趣了。魏晋之时，一个非常时尚的举动，便是啸叫，而且还是长啸。“建安七子”中为首的王粲先生，就是个长啸的好手，这叫我不禁窃喜，觉得他如果生逢当下，凭那样一副好嗓子，弄个男高音歌唱家的帽子戴上，肯定是会红透天下的。可怜他生不逢时，所以就只有学驴叫了。这驴叫的声音就那么好听吗？在他死后，身为魏国君王的曹丕，还带着一班朝臣，在为他送行时集体学着驴叫。这似乎成了“竹林七贤”的一个启示，他们快活时长啸一声，不快活时又长啸一声。据传长啸者中，最厉害的角色当数阮籍，他要长啸一声，数里之外也能听见。

在果岭上，山西人杰韩六平每打一杆好球，都要情不自禁地长啸一声的。这使我想起“竹林七贤”的长啸，便追着他们，说该不是七贤的灵魂转化而来。想不到他满盆子满碗地应承了下来，并说他很是追慕那





竹林里的七贤的。

一时之间，这成了我们在果岭上的谈话主题。陈维礼、赵廷波、桑杰男、祝克明、宋春梅他们，在各自热爱的领域做出了骄人成就的人，从四面八方云集在清华、北大和香港大学继续深造时，又一起相聚在高尔夫球场的果岭上，全然“竹林七贤”转世的一副神情，把现代化的果岭，差点儿当成了旧时山阳的竹林，应和着韩六平的长啸，每个人都要啸叫了。

像我没法觉悟“竹林七贤”的长啸一样，对他们尊荣加身的几位朋友，在果岭上的长啸亦然没有觉悟。这使我有点沮丧，举头晴空，看见游来几朵云彩，我忽然明白，也许云彩觉悟到了。

我不能隐瞒我的喜悦，于是我对云说，你知道陈维礼吗？他可是个手捧鲜花的男人哩！我这么说，是一点夸饰都没有的，他自下海创业之初，就为自己的公司起了个“百合花”的名字，快有二十年了，这朵娇艳的花朵，也曾经历过风雨，也曾经历过霜雪，但却一点都没褪色，而且还因为风霜雨雪的洗礼，比起初还要绚烂许多。当然，这要归功于捧花人陈维礼了，他每时每刻都不忘自己的职责，小心翼翼又大刀阔斧，并呕心沥血地呵护着流芳长开的百合花。

自然，我还要对云说，你知道赵廷波吗？他可是个心热脸红的男人哩！本来是，作为人都会羞涩脸红的，现在却非常稀缺了。要知道，人和动物的区别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是会脸红的，而动物不会脸红。我们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一下，也许最可贵最能打动自己心灵的，就是曾经遭遇到的一次羞涩，那是人世间至为绚丽动人的闪光呢。许多人都退化，不懂得羞涩，也没有脸红，突然地，从赵廷波的脸上看到了，你能不为他而感动吗？你会顿然觉悟，自己活得有了意义。

好了，我又还要对云说，你知道韩六平吗？他可是心暖如春的男人哩。在果岭上时，他会大喊大叫，意气昂扬，但从果岭上下来，他蓦然变得轻声软语，细致严谨得仿佛一个高超的艺术家，用琴鸣弦啼的律动给





他人彩绘出一片风和日丽般的暖色,弹奏出一曲高山流水般的春景。

是的,我对云说,你知道祝克明吗?他可是个勇立潮头的男人哩。站立两个字,在这个弄潮商海的男人身上,曾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。他的故乡在河南省的信阳乡村,他算不得村里考上大学的第一人,但却绝对是一个特殊的人,从信阳市的火车站搭乘火车到辽宁省的沈阳市,没有直达的快车,他就先乘火车到北京,再从北京到沈阳。火车上的乘客太多了,他找不到能坐的座位,便只有站着走了,火车走了三十九个小时,他在火车上站了三十九个小时。从长春的大学毕业了,他回到了故乡,几年后南下广州寻找商机,结果又在火车上站了二十多个小时,这能说不是一种宿命?神秘的宿命在考验他,他就只有勇敢地站立着了,像根擎天的石柱,站立在火热的商潮之中。

啊啊,我对云说,你知道桑杰男吗……你知道宋春梅吗……云不回答我,她舒卷自然地掠过果岭,给绿草如茵的果岭留下一抹清丽的云影。

让人流连忘返的云影啊!

我在想,不只留在广州郊外的果岭上,她还执拗地留在了天南海北所有的果岭上。这是毋庸置疑的,在我动了心思,要为陈维礼他们的一班人做点文字记录的时候,我们已经跨海来到海南岛的一个名叫南丽湖的地方,那里有几处风格面貌不同的高尔夫球场,但在这里,他们没有走上果岭,而是老实地呆在一座酒店的大会议室里,聆听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给他们作专题讲座。我不是他们的同学,却也不受限制地坐在会议室里,认真地听了一阵,我听到那位教授在讲一个故事,那个故事的主人公,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,是一个人皆知之的人物,那便是神医扁鹊。

教授讲了,说是有人问扁鹊:你们家兄弟三人,都精于医术,到底哪一位最好?扁鹊回答:长兄最好,中兄次之,我最差。问扁鹊话的人不解,又问:那你为什么最出名呢?扁鹊回答:长兄治病,是治病于病情发





作之前。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,所以他的名气传不出去;中兄治病,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,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,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乡里;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,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,在皮肤上动刀敷药,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,名气因此传遍全国。

教授不是说书艺人,可他讲了一个故事后,似乎意犹未尽,接着又讲了一个,似乎仍不满足,还要往下再讲故事了,缺少耐心的我,便听不下去,悄悄地离了座,悄悄地走出来,走上了南丽湖的一处果岭上……在我的经验中,果岭称不上热闹,但也从不寂寞,总有打球的人游走其中,但在这个上午,却清寂得只有我一人,无所事事地漫游着,这就走进几个修剪果岭草坪的工人师傅中间,看他们操作着专门的机械设备,谨慎小心地修剪着看上去已很规范的草坪。

工人师傅乐意和我东拉西扯。我给他们讲了从教授那儿听来的故事,想听他们有什么反应,很遗憾,他们都只憨厚地笑了笑,依然操作着专门的机械设备,小心谨慎地修剪着果岭草坪。

认真是工人师傅的基本素养,他们比绣花女还要仔细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,给果岭剪了草坪后,还注意收集好草屑,一根不留地移出果岭,接下来呢,就还施了肥,浇了水,让我在一边看了,知道对于果岭的看护,是怎样的细致入微。这是不错的,在中国的土地上,果岭存在的时间还不是很长,其中还多有误解,确实是需要认真仔细地来对待了。

我不知道,北京大学教授的讲座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,总之,没有见到一个逃学出来的人。这让我对陈维礼他们这些商海里的骄子,倏忽又多了一重敬仰,并且还又想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来,那便是气度和胸怀都堪称赞的郭宝华、罗富朝、张德霖、徐凌华、陈大海和张萍们了。我无意把他们与晋时的“竹林七贤”类比,而且可以肯定地说,一切类比都将是伤脸的,但我又无法分清他们的面目,因为历史上的“竹林七贤”身





果岭学人

披着学人的外衣，陈维礼他们今天也披着学人的外衣。

学人的外衣是不好披的，谁要披在身上了，其实就是披上了一种责任，让民族强盛的责任啊！

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想承担起这样的责任，就必须：

读一流的书，  
交一流的朋友，  
养一流的精神，  
干一流的事业。

2008年2月26日于西安后村





# 楚狂傲步锦绣林

——  
缘结熊召政



如果说在京获得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被评为茅盾文学奖的第二日，熊召政到西安与朋友喝酒是偶然的话，到他从浙江的乌镇领取了茅盾文学奖的第二日，又一次到西安与朋友喝酒，恐怕就不能用偶然来解释了。

这该是缘分了。一个很深很深的缘呢。

熊召政是那么地热爱西安，在他每有大举动前，都会到西安来，四处走走，去黄帝陵祭祖，到法门寺礼佛，登华山拜天。他给我说过，他是来养气的。西安有这样的功能吗？别人可能有收获，我却不能，因此就只平庸下去。但这不影响我对熊召政的热爱，就像宋丹丹在小品里说她热爱赵忠祥一样，是打心窝里说出的肺腑之言。都这样了，他到西安来，我是肯定要陪的。陪他养气，陪他喝酒，陪他到大学里去演讲。

恰是他以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捧回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后，作的第一





楚狂傲步锦绣林

场报告选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。围绕《张居正》的创作,他满怀深情娓娓道来,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里,赢得了西电学子近三十次的掌声,也就是说,几乎是三分钟就要爆发一次掌声。自然我也一次次鼓了掌,隔了一夜,手掌竟然还是疼的。

正是那一次听他报告,这才知道他之所以要创作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,原来是为他的死后作准备的,准备一本能垫后脑勺的书。确实,他做到了。

但我熟悉并与熊召政结缘,首先是他的诗。那时候他在秦岭的南边一个叫英山县的文化馆做群众文化辅导工作,我在秦岭北边的扶风县文化馆和他做着同样的工作;他出身木匠世家,我亦出身木匠世家;他会一点木工手艺,我亦会点儿木工手艺。遗憾的是,我与他只能心交,却无法面谈。但我知道自己就是从那时起,即用心地热爱上了他,热爱上了他的文字。我读着他的诗,默默地读着,到了1980年,从《长江文艺》一月号上读到了《请举起森林般的手,制止》,我的心像是遭了电击,一下子狂跳了起来。一时之间,全国轰动,从北京到各地,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有转载,二百一十八行的诗,到后来整理诗评文章,竟然达三十多万字,而且可以肯定地说,绝对不止那个数。

理所当然,那首诗为他赢得了荣誉,在1979—1980年度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评选中,获得了大奖,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。我敢说,中国的文学史在他跟前是绕不过去的,因为《请举起森林般的手,制止》这首诗,还因为二十三年后的《张居正》这本历史长篇小说。他豪迈地走出偏僻的英山县文化馆,走进湖北省作家协会,成了那里最年轻的专业作家。

然而,关于这首诗的争论却还在他的故乡潜动,地、县两级的有关部门甚至组织了“大批判组”,不仅要围剿作品,还要对作者熊召政采取惩罚措施。他们大喊大叫,把《制止》看成了“一份报告”,一份“控诉





书”，认为“作者把今日的英山县写得暗无天日”，说什么“作者把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，统统归罪于英山县的各级干部”，武断地判定熊召政的诗歌是“不真实”的。来势汹汹的杀伐，阻挡不了一首好诗的流行，在那些个日子里，著名文学评论家邹贤敏、杨匡汉、李准等站了出来，发表诗评文章，支持熊召政，表扬“作者没有凭空去编织五彩的花，昧心去填动听的颂歌，而是直面生活，挖掘诗的矿石，揭示生活的真相”。专业评论家支持熊召政，当地的老百姓更是坚决地站在他的一边，到他赴京领奖归来，原为老区的英山百姓，自发准备了锣鼓，购买了鞭炮，夹道欢迎他这位敢为人民代言的诗人。为此，有人还编了个顺口溜在英山百姓中间传扬着：北京大晴天，省里起乌云，市里发大水，县里淹死人。

我因此而想，什么是好诗？百姓欢迎就是好诗。

雄心勃勃的熊召政在喊出“制止”的声音后，不几年的时间里，先是出任《长江文艺》杂志的副主编，接着又当选了湖北省作协的副主席。按说，他这么顺顺当当地走下来，是不会成为问题的，他还年轻，前面的路还很长。却突然地一夜之间，他被“制止”了，只剩下一个职务：专业作家。

什么是专业作家呢？对别人是另一种解释，对熊召政来说，就完全是个“闲人”了。就如他去年出的旧体诗集一样，起名时，不假思索，提笔就写下《闲人诗稿》四个字。我没问熊召政，他这么题写书名，可是对那段日子的怀念。因为有了闲在的时间，他也好读一些书，而且可以很好地钻研他本已高妙的书法，哪一天都少不了写上几幅。为此，他刻了一枚闲章，上书“抱壶一驼”四字，每有书作写成时，都要紧握这枚闲章，极为工整地钤在书作的右上角。他还收集古陶和瓷器，几年下来，家里就不像家了，变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博物馆了。

顺便告诉大家，熊召政来西安养气，最后都有所收获的，不是几个古陶罐，就是几只古石狮。为此，他曾写过一首古体诗，记述贾平凹先





楚狂傲步锦绣林

生送他“一只小陶羊”。

终究闲着，就不是熊召政了。他在闲中窥测机会，发现文人下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且是，他受了一个大刺激，外地有人邀他参加笔会，他没买上硬卧，听人说软卧有剩，就想托人买一张。可人家说，你什么级别？专业作家，不是厅局级吧？后边凉快去。不过你有钱也行，个体户就自己掏钱买软卧，他们不要人报销。熊召政感到了悲哀，他硬着头皮买了张软卧票，走到了一个垃圾筒前，把那张软卧票正面反面各看了一眼，便一点一点地撕碎……笔会他是不去了。他用一个月的工资，给自己买了一张不需登上列车的经商之路。

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的妻子，是家乡县长的女儿。当初下嫁给工人师傅儿子的他，是欣赏他的不俗才华。结婚时，他们的洞房里，除了一张木头床，就都是装着衣物书籍的纸箱了。为此熊召政曾自嘲说，他们的日子是从“纸器”时代过来的。后来有了儿子，夫妻间更是相濡以沫，情义融融。熊召政是满足的，他的妻子也是满足的，而且还反感作家身上的铜臭味。用妻子的话说，浑身铜臭味的人，是无法当好一个作家的。

现在，熊召政要下海经商了，他过得了妻子这道关吗？

看来是不好过的。但是不好过也得过。熊召政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他说什么都要下到商海里呛几口水了。他有这个思想准备，开始可能很难。便是难，他也不干那些卖挂历、拉广告的生意；反正斯文扫地了，要做就做大生意。一年多的时间，他瞪大眼睛找商机，竖起耳朵听商情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有个商界的朋友约他到上海，带他去了一个高尔夫球场，这时他恍然大悟：湖北也有这样的需求，也可以用“会员制”筹措资金，在武汉建一个高尔夫球场怎么样。他这一想，回到武汉就干起来了。他用从朋友亲戚手里借来的钱办下了一切所需手续，接着就在《湖北日报》打了两个整版广告。就在广告登出的那天，就有人来报名

